

楼兰古梦

一个法国女子的中国故事

哲 中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兰古梦:一个法国女子的中国故事/哲中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0040-411-0

I. 楼… II. 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06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9.80元(膜)

目 录

一 走向一个梦	1
二 偶遇瑟茜儿	14
三 梦,从这里开始	33
四 小奴兰讲的故事	41
五 狡猾的野猪	52
六 爱犬玛丽	68
七 狐狸是这样捕鱼的	81
八 不受欢迎的客人	97
九 被劫	107
十 女人,要为自己活着	119
十一 重返楼兰	133
十二 哈力,可怜的孩子!	146
十三 人最不清楚的是自己	155
十四 沙蚊	167
十五 中国的男人活得太累	182
十六 在生命最敏感点上	188
十七 神秘的罗布村	196
十八 人间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折磨?	203
十九 婚姻建立在血泊上	211

二十	一位可悲的女性	222
二十一	咯吱吱的叩门声	230
二十二	理解才是爱的基础	240
二十三	从狼嘴里救下了他	251
二十四	无人居住的村庄	258
二十五	求爱	270
二十六	死是必定无疑的了	280
二十七	并无负罪感	298
二十八	白昼不要到来	305
二十九	成千上万只蝎子	313
三十	救她的是一条狗	320
三十一	世间最美的灵魂	327
三十二	男人？女人？	336
三十三	启明星	345
三十四	茫茫然，不知去向	356
三十五	朋友，你在哪里？	369
后 记		378
附 录		381

一 走向一个梦

渐渐地，渐渐地，乌鲁木齐向后退去，退去了，在后方消失了身影。迎面扑来的是迤迤的天山山脉，它像一位身着长袍的长者横卧在天宇上，把新疆广袤的地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此时晨曦初至，大地朦胧，惟有博格达冰峰上的一抹胭脂红，报道远方的东天，一轮朝阳已经跳出地平线了。

从确定了今日的行期，我激动得一连几夜不能合眼。今儿早早跳上这辆汽车，在颠颠簸簸、摇摇晃晃的行进中，我恍恍惚惚、飘飘逸逸地进入了一个似梦非梦的状态。说是非梦，因为我的意识是清醒的，车窗外面坚硬的戈壁、干涸的小河、牧人的毡房、早起寻方便的猎狗、道班工人的土屋、伸手可以从车窗外面摘到的斜月，一一从眼前闪过。从车窗缝隙间吹进来清冷的晨风，使我不时把披在身上的羊皮大衣往身上裹了又裹。时已立夏，天山北麓的春寒尚未过去。汽车驶进天山山脉，在一条阴暗的山谷里蜿蜒而上，山谷两边峭壁的一线天上已经十分亮丽，偶尔在由上面照射下来的阳光中，看到一边的松林上积着厚重的白雪，天山里的隆冬依然没有睡醒。后来似是完全沉入了梦乡，以至汽车带着我爬上冰大坂，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天山高峰翻越过山，驶进天山南麓盛开着金灿灿油菜花儿的绿色原野时，我都没有感觉到。

四周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沙漠中夹杂着云母碎片，在高空烈日的照耀下，熠熠闪光。这些闪光的沙漠，像五彩缤纷的银盘，硕大得没有边缘。右前方，重叠着一层一层的沙山，沙山上飘绕着白乳似的雾霭，不知道大自然在那边编织着什么梦境。左边，远远的高空里有一带戴着雪冠的冰山，这带冰山该是我翻越天山时经过的地方了。沿途沙丘座座，沙梁子道道，到处丛生着胡杨、红柳、芨芨、芦苇、老榆树、沙枣树、骆驼刺。有时遇到几只黄羊，它们竖着笔直的耳朵大胆地向我走近，而后又惊慌慌地逃走，站在几十米外的胡杨林中，向我窥视着，猜度着，神态里透露出好奇与胆怯。

沙漠里有一条羊肠小道，于沙丘、沙梁子中间盘来绕去地向前伸展。小道上，牲畜的蹄印、高轮木车的车辙以及人畜的粪便随处可见。途中见到一列驴队，毛驴总有百多头，每头毛驴背上驮着一卷波斯地毯。它们不用绳索牵引，而是一头尾随一头自觉地向前跋涉，在沙漠上拉开一公里长的距离。驴队队尾的一头毛驴，脖子上系着一只铜铃，一步一个“叮当”地响，向驴队前面骑在毛驴背上的主人报告驴队安全行进的信息。

“赛纳姆！”^①我走上前去，向驴队主人弯腰致礼说。

“赛纳姆！”他在毛驴背上把右手放到胸前向我回礼道。

“从哪里来？”我问。

“波斯。”他说。

“这些毛驴驮的地毯是运到哪里去的？”我问。

“长安。”^②他摇着头上缠着的像只盘子似的头巾得意地说。
“它们是长安商人订购的货物。”

这是一位中年波斯商人，一身洁白的长袍使他显得很是精神。我问他：

① 楼兰语：祝福！

② 今西安。

“从长安回波斯，买些什么货物呢？”

他那两片厚实的红嘴唇在茂密的胡须中间张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

“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

“前面的中途休息站是哪儿？”我问。

“楼兰古城。”他说。

我心里一阵喜悦，忙问他：“到楼兰古城还要走几天？”

“四五天吧！”他略加思索地答道。

我和他结伴走了四天，每晚都在途中点一堆篝火露宿。到第五天下午，见到前方矗立着一座庞大的城池。此时正值黄昏，城池在天空嫣红的晚霞里，显得十分壮丽与肃穆。

我三步并作两步向前走去。穿过招展着旗帜的高大的城门，立即置身在热闹的城池里面。这是怎么样的一座边塞城池啊！楼台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沿街两边商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自中外的旅客，身着各种鲜艳的服装，在商店里进进出出。城中广场上，正在举行斗鸡比赛，两只性子很烈的红冠子公鸡，相互对峙与厮打，惹得四周观看的人群不时爆发出轰然大笑声。一队骑兵从城中走过，向城北金碧辉煌的王宫走去。

夜晚，楼兰国土在王宫举行歌舞晚会欢迎我。从全国各地来的俊男美女表演了最优秀的歌舞。歌舞晚会后，国王用从天山上砍来的红松枝条烤的全羊招待我，用汉王从长安赠给他的美酒把我灌得昏天晕地，我在国王给我安排的王宫一间豪华的房间里进入我童年时朝思暮想的梦乡。

一觉醒来，王宫不见了，国王不见了，楼兰古城不见了，我置身在遍地是瓦砾、土块、房檩、断墙残壁的废墟上。一群野狼拖着长长的沙尘在沙漠上奔跑。一只俊秀的百灵鸟静静地停立在一丛骆驼刺上，朝我歪着脑袋，不解地张着褐色的眼睛，似是问我：“楼兰古城已经死去一千六百多年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呀？”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肥东县东部，与张治中先生家张家疃很近。张治中先生在任新疆省主席期间，家乡有许多人跟随他在新疆工作。这些人每年回家过年时，都要给我们这些求知欲旺盛的孩子讲述古西域如梦似幻般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特别吸引我，是关于古楼兰王国覆没的事迹。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台湾开明书店出版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ll · S · A）撰写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斯文赫定于1900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罗布泊地区考察，发现了古楼兰王国的古都——楼兰古城遗址。他对楼兰古城遗址神话般的描述更增加了我对楼兰王国古都遗址的向往。1959年8月大学毕业后，我到新疆工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战线》报当记者。1960年5月15日，我踏上了到楼兰古城遗址访问之路。

“吱”地一声，汽车猛然停住。随着车身的跳动，我由梦中醒来。右边，是一座红石山，它也许是天山的一条支脉，现在正被夕阳的鲜艳笼罩着。左边，呈现一片绿洲，绿洲里散立着一些白墙的土屋和高高的楼房，这该是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楼兰古城遗址的起点站库尔勒了。我乘坐的是到沙漠南缘喀什的顺路车，此车不在库尔勒过夜，要由这里继续往前走。我从汽车里走出来，立即被一股热浪包围住，使我立即感到，库尔勒已经进入炎夏了。

古时，库尔勒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丝绸之路经由罗布泊畔的楼兰古城向西边延伸过来，于库尔勒折转向南，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经轮台、库车（古称龟兹）、阿克苏，到达沙漠西南缘的喀什噶尔，再由喀什噶尔向西经帕米尔高原出中国国境。历史上，一些到楼兰古城遗址考察的人，大都经库尔勒前去的。

由库尔勒到楼兰古城遗址究竟有多少里程，谁也说不清。昔

日进去的人，都是骑骆驼、毛驴、马或乘坐高轮木车。乘这些交通工具，没有十天半月是难以到达的，而且还要看天气好坏，沙漠上有没有风。沙漠里的路很难确定，昨天是一条路，一夜狂风，沙漠就把路面掩埋了，再探新路，是要花时间的。现在从库尔勒到沙漠东缘的古镇若羌，中间经过罗布泊，新修了一条沙漠公路，乘汽车走这条公路，已经快捷多了；但也要看天气，如果遇上风天，公路被沙漠成段成段地埋住，要到罗布泊，最快也得三五日时间。

今日的库尔勒，已经不是昔日只有几间土屋的小村了，而是一座拥有数万人口的新兴城市。它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师部所在地。农二师从1958年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在昔日古楼兰王国的疆域上，由西向东建设了五个农场，即塔里木四场、三场、二场、一场和共青团农场。这些农场在古楼兰王国辽阔的疆域上，虽然只是几个棋子儿，但已经给死寂的漠土增添了生机。听说这些农场离楼兰古城遗址都不太远，我此行是想请农二师师部帮助我尽快地到达楼兰古城遗址。

农二师司令部的陈参谋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将我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就去汽车队给我联系好了第二天早上去沙漠的汽车。次日清晨，我到汽车队乘汽车时，司机却说今天不能走。昨天夜里沙漠里刮起夏季风。刮这种风进沙漠是很危险的。夏季风势头猛烈，持续时间长。刮风时，沙漠上天昏地暗，使人辨不清方向不说，还常常把汽车刮翻，把人卷走。沙漠上的野狼经常趁这种天气作恶，把围困在沙漠上的人吃得连根骨头都不剩。我问司机我们哪一天能走，他说说不准，要我耐心等待。

从汽车队回到招待所吃罢早饭，陈参谋领我到城西红石山观看沙漠的夏季风。登上这座天山支脉的顶峰，向东南面看去，只见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混沌一片，半个天空都是昏暗的，像竖着高高的城墙。此时正是旭日东升时分，却不见太阳一点儿踪影。用

望远镜仔细看去，沙漠上沙尘滚滚，沙雨倾泻，沙柱像一杆杆高举的战旗在空中疾驰，间有隆隆的轰鸣声，恰似正在激烈战斗的古战场。难道古楼兰王国就是在经过这样的战争以后消失的吗？我疑问重重，心里涌起一股悲伤。

在库尔勒等待了五天，到5月20日，司机说今天可以走了，我坐进驾驶室跟他向沙漠出发。此时，沙漠的夏季风并未过去，只是由地面移到高空上，在高空裹着黄沙翻滚，地面上却是平静的，没有一丝儿风，连小草也不摇动一下，汽车犹如奔驰在寂静的海底，海面上的狂涛巨浪，我们全然感觉不到。

我们是沿着孔雀河进沙漠的。孔雀河是从西北面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去的一条内陆河。它在库尔勒绿洲绕了一圈以后，直直向东南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去，在沙漠里一个名叫艾莎尼亚的地方与南来的塔里木河汇合，注入沙漠东北缘的罗布泊。这时孔雀河的流量每秒约在八十立方米，水质清澈，一路翻腾着白色的浪花，间有一两条黑脊背白肚子的尺多长的鱼儿跳出水面。沿孔雀河两岸，呈现着一片又一片绿草如茵的小平原，一群少则几只，多则几十只的灰褐色的黄羊，于上面安静地吃草，有的躺在草丛中悠哉悠哉地摇动着白色的尾巴，对高空上的激烈的夏季风没有一点儿理会。一公两母的野马鹿，在距公路不远处，与我们的汽车赛跑。它们要是跑到汽车前面就停下来休息，等汽车开过去，它们又迅速往前跑。一群几只的野骆驼在离汽车百多米外的红柳丛中高高扬起脖子，向我们警惕地张望着。其中有一只毛色雪白，背竖单峰的野骆驼，它是沙漠上难得见到的白骆驼。司机告诉我，这些沙漠上的精灵，平时深藏在沙漠里，每年只在沙漠夏季风到来时，才迁移到沙漠边缘来。沙漠边缘风沙较弱，而且有肥嫩的牧草和丰富的淡水供它们吃喝。

一个上午我们跑到沙漠北缘重镇尉犁。尉犁也是古时由楼兰王国古都——楼兰古城延伸过来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

站，现在是尉犁县县政府所在地。一条东西向的约有百米长的土街，街两边排列着一人都抱不过来的老榆树，显示着它的古老；店铺也不少，大都是一些卖生活日用品的商店。街上，还有一处供来往旅客食宿的土木结构的旅舍。我们到旅舍食堂进午餐，服务员端上来几块麦面烤的类似大饼的馕和两大海碗清炖羊肉，羊肉汤上面积着总有一公分厚的羊油，冒着直刺人鼻子的膻味儿。我吃了一小块馕，那两大海碗的清炖羊肉连汤带肉都让司机倒进肚子里去了。他一边带着咝咝响儿美美地喝着羊肉油汤，一边以警告的口气对我说：“你会后悔的。路上，汽车要是出了故障，或是被沙漠困住不能动弹，一待就是好几天，你就会知道，这两碗羊肉和油汤是怎么救我的命的……”言下之意，遇到他说的那两种情况，我只有饿死渴倒在沙漠里了，听了怪吓人的。可我要是把那些羊肉和油汤吃进去，不把胃从肚子里吐出来才怪呢！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在尉犁吃过午饭，我们又匆匆赶路。如果路上顺利的话，今天夜间可以到达塔里木三场。可是从尉犁往前走，由于距风区中心较近，公路成段成段地被沙漠淹没，汽车走得很慢，到达塔里木三场时，已经是第二天深夜十二点钟了。

农场场长要送我到楼兰古城遗址去，我婉言谢绝了。他给我从附近通古斯巴村找了一个名叫玉素甫江的年轻维吾尔族牧人。小伙子长得并不起眼，个儿单薄得像一株瘦胡杨，年纪只有十八岁，我一见到他就犯愁，怀疑他能否将我带到目的地去。农场场长看出了我的心思，告诉我玉素甫江从小就跟爷爷在沙漠里牧羊，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带我到楼兰古城遗址是不会有问题的。听了场长的话，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决定到玉素甫江家去住两日，访问一下他的爷爷，同时做好去楼兰古城遗址的准备工作。

在一处半是建筑在地下，半是建筑在地上的地窝子式的土屋

子门口，白胡子拖到胸前的玉素甫江的爷爷欧布鲁，右手放在左胸上，很有礼貌地将我请到屋子里。土屋较大，一连三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中间这间是堂屋。老人在餐桌上放着自制的各种点心，用散发着浓烈芳香的马奶子酒招待我。从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通古斯巴村在很久以前，是罗布泊^①西岸的一座繁荣的小镇，居民以打鱼为生，后来，罗布泊东移了，村上的居民纷纷逃到沙漠外面谋生，惟有玉素甫江的祖宗和几户人家留下来从事放牧业。老人说，原来楼兰古城遗址是在罗布泊西南岸，由于罗布泊不断向东迁移，把它远远抛在沙漠里，一般人是容易找到它的。玉素甫江跟爷爷多次到那儿放牧，对去那儿的道路很熟悉，对这次行程老人叫我放心。玉素甫江三岁时，父亲被野狼咬死了，母亲改嫁，他跟着爷爷在牧马上长大。老人今年八十二岁，身子骨虽然硬朗，但走长路却不方便，他为自己不能亲自带我到楼兰古城遗址去向我表示歉意。

我们在玉素甫江家做好了去楼兰古城遗址的准备工作，带了两人一周用的饮水与食物，于5月25日向楼兰古城遗址出发了。

食物放在用羊毛编织的口袋里，饮水装在两只羊皮水袋里（一只牲畜饮用，一只人饮用），用一辆高轮木车拉着，拉车的是一头个头齐到人胸的黑毛毛驴。别看它个头不大，可有力气哩，玉素甫江坐到车上还没举起鞭子，它就撒开四条腿，吱呀吱呀地把高轮木车轻捷地拉走了。我骑一头个儿不大的灰毛毛驴，骑到它背上，两只脚离地面很近，用脚尖都能接触到地，但骑上去，它一路儿小跑，连大气儿也不出一口。毛驴是沙漠上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它们生活要求低，有水有草就行，而且耐渴耐饥能力强。它还能识途，只要把它赶上路，你就不用管它，它会把你驮

^① 罗布泊，蒙语为“罗布淖尔”。由于地处沙漠，又置风区，其面积、形状和位置极不稳定，是我国典型的游移湖。面积最大时有二万平方公里。《汉书》说它“广表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减”。

到目的地；回程也一样，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再遥远也没关系，它都会返回驻地。

前几日，夏季风在高空卷着黄沙横冲直撞时，天地一片昏暗，今日，天上碧空万里，一丝风儿也没有。随着太阳的升高，空气渐渐地热了起来。中午，太阳像一炉白金似的在头顶上空燃烧，使人宛如置身在火炉里。我们是走在沙丘层层，红柳、胡杨、芨芨、芦苇丛生的半荒漠地带。早晨从通古斯巴村出来时，沙丘与这些植物上蒙了一层淡白色的雾霭，现在这些雾霭像被太阳烧开了似的，形成一片热浪，在我们身边沸沸扬扬地翻滚，使人喘不过气来。从踏上行程，玉素甫江就坐在高轮木车上，赶着毛驴在前面吱吱呀呀地走，我骑着毛驴跟在后面。进沙漠前，我在库尔勒买了一顶草帽，戴到头上，当时还觉得挺凉快的，现在它已经挡不住烈日照射了，我的头皮被晒得阵阵发痛。而在前面高轮木车上的玉素甫江，这时头上戴着一顶羊皮帽子，羊皮帽子边沿缝制着一圈珍珠黑羊毛，在太阳下面闪耀着亮光。我问玉素甫江，此时羊皮帽子戴在头上热不热，他说不热，还挺凉快的，夏天在沙漠上就要戴这种羊皮帽子，太阳再烈，也晒不透它。我恍然大悟，后悔在库尔勒没买羊皮帽子。

天气炎热，又一身一身地出汗，我疲劳得眼睛睁不开，老想睡觉，可是在毛驴背上我又不敢入睡，怕从驴背上摔下去，眼睛一闭上，我又惊惊慌慌地睁开，这会儿身上的难受劲儿就甬提啦！

那个野蔷薇般的美人，我想做她的情人；
如果把她当做美酒，我只能一滴沾唇。
假如我发出“呀”的一声，我的舌头就会烧成灰
烬；
如果忍耐下去，将会把我整个生命毁焚。

.....

玉素甫江在前面高轮木车上，摇晃着头上耀眼的羊皮帽子唱着情歌。此刻我都疲劳得快要瘫在驴身上了，他却有这份精神唱情歌。

我说：“玉素甫江，你是想念你心目中的情人了吗？”

他回头朝我一笑说：“约你达西^①，我这是替你唱的歌儿呀！”

“怎么说？”我问。

“此时此刻，你难道没有这样的心境吗？”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问。

“我的天啊！”我大声地叫道，“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有妻室有孩子，怎么会有这种非分的念头？何况现在又是在这么炎热的荒漠上……”

“哈哈哈！”他在高轮木车上笑得前仰后合，一边说：“我说你们这些汉人哪，活得太累了！瞧我一句话把你吓的！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他调皮地眨眨眼睛，问我：“王先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觉得天气炎热吗？”

我晃晃头，摇摇身体，觉得热意顿减，浑身有了精神。

“哈哈哈！”我在后面毛驴背上冲他笑道，“小兄弟，你真行呀！别看你年纪不大，心眼儿可多着呐！……”

以后的路程，是在歌声笑语里行进的，直到把太阳送到西边的沙漠上，太阳向天际显示它最后绚丽的时候。

晚上，我们在沙丘丛中小憩。玉素甫江拾来胡杨枯枝，点了一堆篝火，把带来的馕放到篝火边烤热，又烧了一壶开水。我们吃过晚饭，又匆匆上路了。

^① 维吾尔语：同志。

从通古斯巴村出来，一直向东走，现在向南走。这一天，我们都走在旧日罗布泊的湖区里，只是后来罗布泊东移了，湖区才成了荒漠。玉素甫江的爷爷说，古时，楼兰古城在罗布泊的西南岸，我们现在是向南走，方向是对的。通向楼兰古城遗址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牧羊小径，沙漠里也只有这么一条小径通向楼兰古城遗址。夜行时，玉素甫江叫我坐到高轮木车上去，好在晚上睡觉，他骑到我的毛驴上在前面领路。

太阳从西边沙漠上落下去后，天空就东一颗西一颗地跳出稀稀落落的星星。随着夜深，天上的星星也密了起来。一弯明月斜斜地挂在天上，一缕云彩从上面轻轻地抹过去。夜空很低，好像伸手可以摸到。从日落，沙漠上就刮起小风，风把白天的炎热刮走了，气温迅速凉了下来，穿上毛衣还觉得冷。“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沙漠的气温白天黑夜如此骤变，现在我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几只野兔坐在附近的沙丘上面，对着空中的月亮，竖起前腿，用爪子梳理着嘴边的胡须，一页“月映兔姿”的童话。一只雉鸡从高轮木车车轮旁边的草丛里惊慌飞起，咯咯咯的叫声在天空画了一个弧线，那叫声似是一串怨言：“干吗打搅我的好梦？干吗打搅我的好梦？我惹你了吗？我惹你了吗？”不远处，一棵胡杨树上，一只夜莺在唱歌，那婉转悦耳的歌声，使沙漠的夜色都明亮了许多。“呼噜——呼噜”，阵阵鼾声从前面传过来。玉素甫江在前头的毛驴背上沉沉入睡，身子随毛驴走动一仰一合，完全没有摔倒到地上的危险。据说沙漠牧人夜行时，都是这样在牲畜背上睡觉的。我真佩服玉素甫江有这种本事。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在高轮木车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吓了我一大跳，天已经亮了，一轮好大好红的太阳，正从前面的沙漠上缓缓升起，大得像座圆圆的山头，红得像一摊鲜血，没有光芒，却很夺目。毛驴拉着高轮木车一步一步吱吱呀呀地向它接

近，沙漠上飘绕着水一样透明的雾霭，空气异常清新。我们已经走过半荒漠地带。大漠坦荡。朝阳鲜红艳丽。远地沙山重重叠叠，仿佛那边铺着一层通向天国的阶梯；近处，一株骆驼刺向空中伸展着圆圆的绿叶，显示出沙漠并非没有生机。玉素甫江仍在前头的驴背上沉沉熟睡。这小伙子瞌睡大着呢。

“玉素甫江！”我冲他喊道，“快醒醒！你看，那是太阳吗？怎么这么大，这么红呀？”

他在前头毛驴背上醒了，张开双臂好痛快地伸了伸懒腰，用眼睛朝前方瞄了瞄，说：“是太阳。沙漠早上的太阳从来就是这样的。”

我说：“在我们南方，就是在北京，早上的太阳也没有这么大，这么红呀！”

玉素甫江诡秘地一笑说：“这是我们沙漠的特产哩！我最喜欢看沙漠日出。”

我问：“它是从哪里升起来的？”

他不假思索地说：“楼兰古城遗址呗！”

“你说什么？”我赶紧地问。

“楼兰古城遗址呗！”他又重复说了一句。

简直是一个梦，楼兰古城遗址会升起这么大这么红的太阳！

“楼兰古城遗址就要到啦？”我盯着慢慢上升的太阳问。

“还远着呢！”玉素甫江说，“等到太阳升到头顶上空，我们才能走到那儿呢！”

此时太阳升起约有几十米高。太阳下面横贯着底部是灰黑色，中部是深红色，上部是金黄色的云霞，恰似起起伏伏的宫殿，一个远古的梦。

下午四时许，我们到达楼兰古城遗址。

如果不是玉素甫江带领我来，我根本不会发现这里就是楼兰古城遗址。当我把它环顾一遍以后，心胸里涌起一片悲哀的情

感。昔日喧闹一时的楼兰古城，确确实实已经死亡很久了，现在它被沙漠掩埋着，没有一点儿生命气息。到处是残垣断壁，连那呈四方形的城墙，有些虽然还从沙漠里显露着，有的地段甚至完整地矗立着，但大部分都被沙漠覆盖了。惟有一处一连三间的土屋，尚完好地在古城遗址里展现着古老的情态。著名的楼兰古城佛塔仍在城池旁边朝广袤的沙漠注视着，倒像一位威武的战士不屈地守卫在那里。走近一看，它也是被风沙侵蚀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了。

我们在一处尚较完好的城墙下面住下。这儿有一间紧挨城墙的小土屋，门扇虽然不见，里面也不宽大，一个人躺进去，头朝里面，脚要露在门外头，但存放饮水与食品却是一个好处所。把饮水、食品和挖掘工具从高轮木车上卸下来以后，玉素甫江用两根牛皮绳子，往两头毛驴前腿上一绑，毛驴的两条前腿之间只留约二十余公分的距离，使它们只能跳着走，不能随意跑动，然后放它们到沙漠上寻找骆驼刺的叶子吃。抗旱能力极强的沙漠植物骆驼刺的叶子，圆而厚实，含有从空气中吸取的水分，毛驴吃了，不仅能充饥，还能摄取一些水分。

也许是太兴奋了，匆匆饮了一点儿水，吃了一块馕，顾不得休息，我就叫玉素甫江领我到古城遗址各处察看。一直到太阳西下，天色完全黑下来，我们才回到土屋门前，马马虎虎吃了晚饭，就在土屋门前解开行李，露天夜宿了。躺到地上时，我还听到玉素甫江弄木桶给毛驴饮水发出的响声，可是没有一会儿，我就睡着了。连日在沙漠上奔走，已经使我十分疲劳，沙漠又很松软，很惹人睡意。